

「典藏版」

弗里达

——我不画梦，我画我的生活

[美] 海登·赫雷拉 著 夏雨 译

Frida Kah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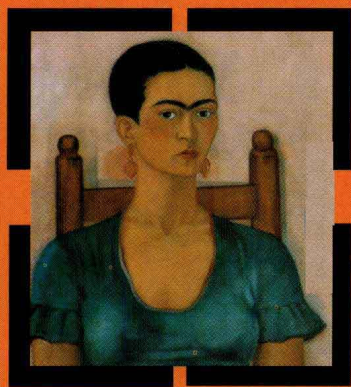
I never paint dreams or nightmares,
I paint my own reality.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弗里达

FRIDA



美 海登·赫雷拉 著

夏 雨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弗里达 / (美)赫雷拉著;夏雨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322-7949-4

I . ① 弗 … II . ① 赫 … ② 夏 … III . ① 弗里达
(1907~1954) - 传记 IV . ① K835. 51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4454号

Copyright holde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 (USA)

本书简体中文版经美国 Arts & Licensing 公司授权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1-345号

弗里达

著 者 [美] 海登·赫雷拉

译 者 夏 雨

责任编辑 姚宏翔

特约编辑 杜昀初

封面设计 杜昀初

技术编辑 朱跃良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电话: 54044520)

制 版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6×965 1/16

印 张 21.25

书 号 ISBN 978-7-5322-7949-4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前 言

PART I

- 01 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 13
- 02 科伊奥坎的童年 22
- 03 国立预科学校 37

PART II

- 04 再生草 67
- 05 破裂的脊柱 85
- 06 迪戈:青蛙王子 105

PART III

- 07 大象与鸽子 120
- 08 新婚的弗里达 131
- 09 里维拉夫妇在美国 147



10 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 170

11 财富殿堂里的革命者 205

PART IV

12 开裂的伤口 225

13 托洛茨基 241

14 水之赋予 272

PART V

15 小鹿 291

16 向弗里达致敬 312

17 夜幕降临 322



前 言

1953年4月，弗里达·卡洛在自己的国家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重要的画展，此时，46岁的她，离生命旅程的终结却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相当糟糕，无人指望画家本人会出席这次画展。但晚上8点，正当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美术馆的门向公众敞开之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画家穿着她最喜爱的墨西哥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一张四根帐柱的床上。这张床是那天下午放置在美术馆里的，并按她的意图作了布置，挂上了她丈夫迪戈·里维拉的照片，是位名气很大的壁画家。还有政治偶像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照片。纸做的骷髅从帐顶挂下来，在那里摇晃，一面床镜照出了画家那憔悴但欢愉的脸。200多位朋友和仰慕者逐一向弗里达·卡洛致意，然后将她的床围成圈，与她一起唱起了墨西哥民歌，一直

欢闹到深夜。

这一幕正是这位特殊女人一生的浓缩并使之达到一个辉煌的顶点。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它恰好证明了卡洛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个性之面具的嗜好。总之,画展开幕的场景绝妙地诠释了弗里达·卡洛的中心主题——自我。难怪在短暂的生命中她创作的大约200幅绘画中,绝大多数是自画像。

卡洛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两条美眉在前额连成一线而并不断开,性感的嘴唇上依稀可见一撇胡子。杏仁状的眼睛是乌黑的,眼神稍稍有些向上外睥睨。认识弗里达的人都说她的智慧和幽默就在那双眼睛里,还说她的情绪也表露在其中:或好奇或迷人,或疑虑或内敛。她的眼光有着一种让人无从掩饰的锐利,觉得犹如被一只豹猫所注视一样。

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宿命的认可。她的嗓音很响亮,略带嘶哑,说起话来总是急促而有力度,伴随着非常到位的手势。她的笑是一种充分的、开怀的笑,偶尔是感情的尖叫。弗里达的英语说写都很流利,而且喜欢使用俚语。如果能看到她写的信,那一定会被她的英语里使用的土语的“粗俗”而感到惊讶,好像她是从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那里学来的英语。至于西班牙语,她喜欢说脏话——例如pendejo(白痴)和hijo de su chingada madre(婊子养的)。两种语

言她都应用自如,也喜欢那种说土语粗话的效果,令人惊讶的是,脏话是从一位犹如女皇一样的女人口中说出来的,因为弗里达总是将那颗竖在长脖子上的头仰得高高的。

她总是穿着华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拖地的墨西哥长民族服装。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一位纽约人曾记得孩子们常常在大街上跟随她。他们会说:“哪里有马戏?”,可弗里达一点也不在乎。

1929年弗里达·卡洛成了迪戈·里维拉的第三任夫人。可真是绝配的一对!卡洛,纤小而热烈,犹如马奎斯小说中的人物;里维拉,肥胖而奢侈,简直出自拉伯雷的作品。他们的交际看来似乎很广。托洛茨基是朋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还有亨利·福特和尼尔逊·洛克菲勒、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及波利特·戈达德。里维拉夫妇在墨西哥城的家是国际知识界渴望去的麦加圣地,帕布罗·聂鲁达、安德烈·布雷顿和塞奇·艾森斯坦等人都曾去过。弗里达曾在巴黎去过马塞尔·杜桑家作客,伊桑姆·诺古奇是她的情人,而米罗、康定斯基、坦圭则是她的慕拜者。在纽约她见到过施蒂格利茨和乔治亚·奥基夫,在旧金山,爱德华·韦斯顿和伊莫金·坎宁安曾为她拍照。

里维拉嗜好虚荣,因此他们的婚姻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他们的每一次冒险,他们的爱、争吵及离婚,都曾被一家报纸作过详尽而细致的描述。人们对他们都是直呼其名。人人都知道谁是弗里达谁是迪戈: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她有时则是他的叛逆者。鲜活、聪明、性感,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的情人。而对女人来说,她也曾是同性恋者,有迹

象能说明这一点。对后者里维拉似乎并不在乎，但对前者却是强烈地不满。“我不想与别的男人共用一把牙刷。”他这样说。更有甚者，他曾威胁说要用手枪去枪杀第三者。

如果有机会和认识她的人说上几句，那么你就会知道人们是怎样深深地爱着弗里达·卡洛的。他们承认弗里达是尖刻的、冲动的。但当人们回忆起她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人们对她的鲜活的记忆使她的人生听起来就像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一样——既悲惨而又引人入胜。但弗里达的故事实际上更令人伤心。1925年9月17日，正值18岁花季的弗里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公共汽车和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她被一根金属棒刺穿，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还有一只脚骨折。从那天起直至生命结束，这以后的29年里，弗里达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我保持着做手术的记录。”她曾这样说。她还一直渴望着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要一个孩子，但那碎裂过的骨盆常常引发流产，以及做了至少三次人工流产。也因此饱受了被所爱的男人欺骗甚至抛弃的痛苦，弗里达像孔雀一样展示其美丽的羽毛，但内心深处却藏着无奈的悲哀和自弃。

“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弗里达说，“我只知道绘画是我的一种需要，我总是画那些从脑海里闪过的东西，而没有其他的考虑。”那些在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变成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的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以极大的真诚和坦率，用幽默和幻想来调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

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12×15英寸是经常的事。这种小尺寸正好与绘画主题的亲密性相适合。用纤细的貂毛画笔,她小心翼翼地画每一笔色彩,将形画得相当精确,让想像通过实际技能的雕饰而更具说服力。

这种效果令超现实主义画家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将弗里达划入他们的行列。弗里达的画还吸引了一小部分有鉴赏力的收藏家——如爱德华·鲁滨逊、埃德加·考夫曼、小康格·古德伊尔、雅克·格尔曼——但弗里达的画大多数长期委屈地被冷落,默默无闻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直至最近才大放光彩。

1977年秋,墨西哥政府将美术宫里最大最著名的画廊用来举办一个弗里达·卡洛的回顾展。这是一种奇特的礼赞,因为它似乎是在赞美一种奇异的人生和讲述画家的故事,甚于对她的艺术的赞美。那些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各种生活照片,而且都是放大的照片,这使那些钻石般微小的绘画看上去就像是标点符号一样。

不管怎样,弗里达的艺术——她自己创造的传奇——终于获得了成功。由于她的画与照片及画廊的空间相比显得那样细小,观众必须站得很近方能欣赏。这种近距离的观赏反而增加了弗里达绘画的吸引力。这些画创作于弗里达生前的各个特殊时刻,每一幅如同一声令人窒息的呼喊,一块紧张得即将爆发的情感金砖。这些画使那些照片的框架升格为一种建

筑结构，在房间的中央显得很不稳定，零碎得像是卡片做的房子。

1978年11月2日，为了庆祝死亡节——一个墨西哥人的传统节日，在旧金山弥撒教区的拉扎画廊举办一个“向弗里达致敬”的画展。展出的作品是由大约50多位画家（大部分是奇卡诺人）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创作的作品，但都要求是在“弗里达的象征主义精神”下创作出来的。在画廊的后墙上放置了一个祭坛，点满了蜡烛，还有糖骷髅，草秆做的十字架，“死者的面包”形如人骨，一架棺材里放着糖鸟，里面的一张玩具大小的床上躺着一尊弗里达的微型塑像。其他几个墙壁则挂满了画家们的作品，有许多画家将自己画像和弗里达的并放在一起，好像要和她等同起来一样。弗里达被描绘成一位政治英雄和革命战士，一位受尽磨难的女性，一位被错待的妻子，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一个墨西哥的“奥菲莉亚”。许多人把她看作是一个饱受折磨但又敢于向死亡挑战的人。一位画家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弗里达的尊敬：“弗里达诠释了奇卡诺妇女全部的文化含义。她激励着我们。她的作品不是自叹自怨，它们充满着力量。”

从此，弗里达·卡洛的观众日渐增多：1978—1979年间，弗里达作品回顾展相继在美国的6个美术馆展出，1982年在伦敦的怀特查普尔美术馆组织了一次名为“弗里达·卡洛和蒂娜·莫多蒂”的画展，后来还去德国和纽约展出。对于女人们来说，卡洛那特别具有个性的形象和特有的女人气质，以及艺术上的独立性，已经变得十分有意义了。在艺术上，她既不与里维拉竞争，也不效仿他，而且那些认为她甚至比里维拉更好的敏锐的批评

家也为数不少。实际上，迪戈自己也常常夸耀一封毕加索写给他的信，信中是这样说到弗里达的：“不管是德朗还是你和我，都不能画出像弗里达·卡洛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应当会为她身后赢得了那样丰富多彩的怀念而感到欣慰。事实上，她是她自己传奇故事的创造者，而且在个性上她是那样的复杂和具有自知之明，因而关于她的神话是多切面的、含糊不明的、充满矛盾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不愿意去揭开其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唯恐会破坏她自己创造的形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仔细审阅后，弗里达·卡洛的故事仍然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那样地特别，足以成为一个精彩的故事。





01

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

弗里达·卡洛的故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个地方。从外面看，这幢位于伦德雷斯街和艾伦德街交叉处的房子与科伊奥坎的其他房屋非常相似，科伊奥坎是位于墨西哥城西南郊的一个古老的居民区。弗里达的故居是一幢一层楼的灰泥建筑，墙壁是亮丽的蓝色，有许多绿色的窗户，整幢房子掩映在树阴之中，显得颇有生气。正门上方刻着“弗里达·卡洛博物馆”这几个字。屋内是墨西哥最特别的地方之一，它是女画家的家，陈放着全部的绘画作品和其他遗物，现在变成了博物馆。

入口处有两个将近20英尺高的纸质犹太，彼此打着手势如同正在说话的模样。再进去就是一个园子，里面种了许多热带植物，还有几个喷泉，一个小金字塔边上站着几个前哥伦布风格的玩偶。



走进屋里不禁令人想起先前主人的存在,这种感觉会使陈列的绘画和物品具有生命的气息。这里是弗里达·卡洛的调色盘和画笔,犹如她刚放在工作台上一样。那里,床边放着迪戈·里维拉的斯泰森毡帽,他的外套和矿工穿的大鞋。从卧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伦德雷斯街和艾伦德街,角落处有一个镶了镜子的衣橱,里面挂着弗里达那件特旺特佩克制做的华丽衣服。衣橱的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弗里达·卡洛1910年7月7日出生于此。”那是画家死了四年后写上去的,也就在那时将她的家变成了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院子里蓝墙上也刻着一行字:“弗里达和迪戈1915年——1954年生活于此。”啊!多好的界定呀!观众会这样想。这里见证了弗里达·卡洛一生中的三件重要事实:出生、结婚、去世。



■ 吉尔穆·卡洛与
马蒂尔德·考尔
德伦的结婚照。
1898年。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